

中世纪三部曲
第三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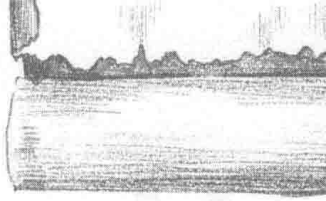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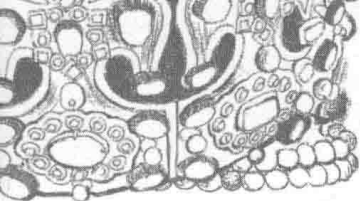
永恒火焰 II

做自己喜欢的事，直到世界为你改变。

[英]肯·福莱特 著
王林园 译

KEN
FOLLET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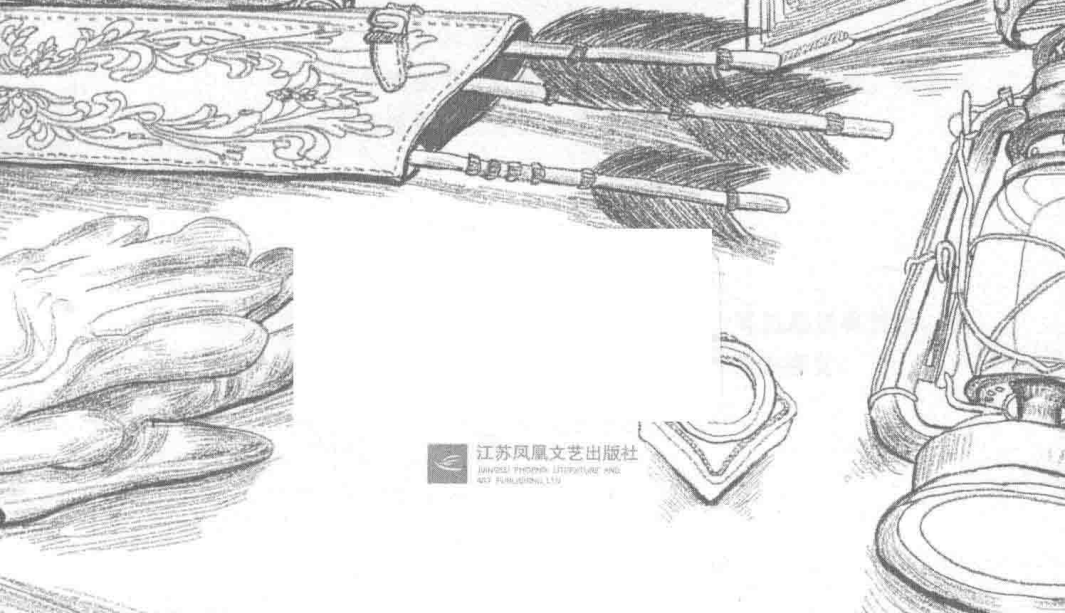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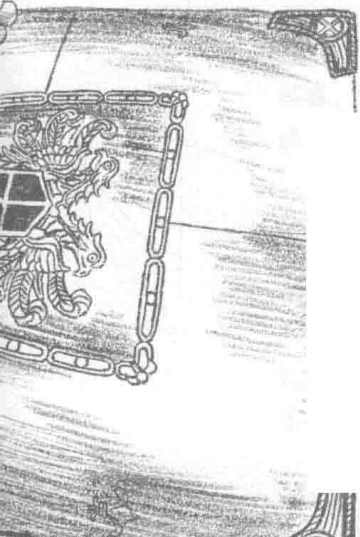
A
COLUMN
OF FIRE



永恒火焰Ⅱ

[英]肯·福莱特 著

王林园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永恒火焰①



读客外国小说文库

读客激发个人成长

目 录

Part 2 (1559—1563年)

九 / 003

西尔维呆望着皮埃尔，发觉自己深爱的男子竟是一头怪兽。她如同被砍断了一只手臂，眼中只见到血流不止的残肢，但比断手要痛苦。

十 / 044

巴尼总有种异样的感觉，说不出所以然，接着才想起自己杀了人。真奇怪：这么可怕的事竟然忘了个精光，冷不防地又想起来。

十一 / 067

西尔维坐下了。怕是大难临头了。她心急如焚，想着还不如立刻被押进大牢，省得悬着一颗心。

十二 / 142

海上危险重重，也常常残酷无情，可巴尼乐在其中。他享受早上醒来时不晓得这一天有什么际遇的感觉。

十三 / 163

玛格丽嫁过来有五年了。这五年来，她每一天都想逃走。有时候，她忍不住生出轻生的罪恶念头。

Part 3 (1566—1573年)

十四 / 209

八月二十日这天，埃布里马在铺子里和一个买主讨价还价；天气炎热，他微微冒汗。麻烦就是这时起的。

十五 / 232

玛丽对艾莉森说：“我出生没多久父王就死了，母后和我聚少离多，三个丈夫各有各的怯懦。你对我而言，是母亲、父亲也是丈夫。很奇怪不是？”

十六 / 256

玛格丽凝视着内德的脸庞。他目光中透出强烈的渴盼，叫她心碎。她知道，世上没有第二个人如此深爱自己。那一瞬间，她觉得唯一的罪孽就是拒绝他这份真心。

十七 / 302

片刻之后，内德瞧见她出了大门，脚步轻快踏实，小小的背影挺得笔直。她和内德一样，坚信宽容的理想，为此她不惜一死。

十八 / 330

巴尼感觉像被发狂的马踢中，险些喘不过气来。接连两场惊吓：贝拉垂死，自己有个儿子。短短一分钟，他的生活俨然天翻地覆。

十九 / 337

这女人曾两次叫他受辱，此时此刻，只要皮埃尔扣动扳机，就能算清这新仇旧恨。他瞄准了她胸口。他想象黄裙子上染着她的鲜血，依稀听见她尖声哭叫。

二十 / 371

安全了。她倚着木门，脸贴在上面。她有种异样的兴奋之感：自己逃过一劫。脑海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，叫她吃了一惊：我不想死，因为我遇见了内德·威拉德。

二十一 / 404

她又望着罗杰，这孩子还不到两岁，一头金发。她吻了吻儿子柔嫩的脸蛋儿。罗杰睁开眼睛。眼珠是金棕色的，和内德一模一样。

Part 2

1559—1563年

九

六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礼拜五，西尔维·帕洛和皮埃尔·奥芒德漫步在城岛南面，一边是巍峨耸立的圣母院，一边是波光粼粼的河面。西尔维问：“你到底想不想娶我？”

西尔维满意地瞧见皮埃尔眼中闪过一丝慌乱。这可不寻常。他很少失态，一向喜怒不形于色。

他很快恢复了镇定，快到西尔维怀疑自己眼花了。“我当然想娶你啦，宝贝儿，”他一脸委屈，“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？”

西尔维马上后悔了。她对皮埃尔死心塌地，不忍看到任何事惹得他不悦。而此刻他的样子是那么醉人，一头浓密的金发在河面吹来的微风中轻轻飘动。可她不得不硬起心肠追问：“订婚一年多了，也太久了。”

西尔维的生活中样样如意。父亲的书店生意兴隆，还打算在河对岸的大学区再开一间铺子。贩售法语《圣经》等违禁书籍的秘密生意也越来越好，西尔维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城墙街的秘密仓库取一两本书，卖给新教徒家庭。新教区会在巴黎等地不断滋长，像春天的蓝铃花。帕洛一家不仅播散了真福音，而且获利颇丰。

只有皮埃尔的犹豫叫她困惑、叫她不安。

只听他答道：“我得先完成学业，穆瓦诺神父说我要是成了家，就不能再留在大学。我跟你解释过的，你也答应等我。”

“说好了就一年。再过几天入夏，你的课业就结束了。成亲的事我家里都同意了，经济也不愁，成亲后可以先住在书店楼上，等有了孩子再计较。可你一直提也不提。”

“我给母亲写信了。”

“你没跟我说啊。”

“我还在等她回信。”

“问的是什么事？”

“她身体如何，能不能来巴黎参加婚礼。”

“要是不能呢？”

“先不要担心吧，到时候再说。”

西尔维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，但决定不再追问。她换了一个话题：“在哪儿办好呢？”皮埃尔抬眼望着圣母院的塔楼，西尔维笑着说：“那儿可不行，贵族才能去的。”

“就在堂区教堂吧。”

“之后在咱们的教堂办真正的婚礼。”她指的是林子里那座废弃的狩猎小屋。法国一些城镇里新教徒已经可以公开礼拜，但巴黎还不行。

“估计还得请侯爵夫人。”皮埃尔一脸厌恶。

“因为地方是侯爵的……”很不幸，皮埃尔一开始就开罪了侯爵夫人路易丝，之后一直没能同她修好。他越是献殷勤，她反倒越冷淡。西尔维本以为皮埃尔会一笑置之，但他好似一直耿耿于怀。他为此怀恨在心，西尔维发觉，虽然未婚夫表面沉着自信，内心却对轻辱至为敏感。

看出他这个弱点，西尔维更加怜惜他，可不知为什么，也隐隐感到不安。

“看来是没办法喽。”皮埃尔语气淡然，表情却十分阴郁。

“你要不要裁一件新衣裳？”西尔维知道他最看中衣着打扮。

他微微一笑：“我应该像个新教徒，穿肃穆的灰色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啊。”皮埃尔诚心诚意，每周礼拜都不错过。他很快认识了每一个教友，对巴黎其他地方的信徒也十分热情，甚至曾去其他区会礼拜。五月巴黎召开全国宗教会议，这是法国新教徒第一次鼓起勇气组织开会——他迫切地想参加，然而会议极为秘密，只有德高望重的教友才在受邀之列。他没能实现心愿，不过已为教会所接纳，这叫西尔维由衷地喜悦。

“八成有个裁缝专门替新教徒置办深色衣服吧。”

“是啊，圣马丁街的迪伯夫。父亲就在他家做衣服，不过都是母亲逼着他去的。他其实每年都做得起新衣裳，但他说这些东西‘华而不实’，不愿意破费。我看他这次得出钱替我置办礼服，要不高兴了。”

“他要是不肯，交给我好了。”

西尔维挽住他的手臂，示意他停下脚步，吻了吻他。“你真好。”

“你会是全巴黎最美的姑娘。全法国。”

她咯咯笑了。这不是实话，不过白领子的黑裙的确配她：她一头乌发，皮肤白皙，穿新教徒认可的颜色恰到好处。

这时她又想起一开始的话题，脸色一沉。“等你接到母亲的回信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咱们得把日子定下来。不管她怎么说，我都不想再拖了。”

“那好。”

他答应了：西尔维一时拿不准该不该相信，该不该欢欣雀跃。“你是认真的？”

“当然了，咱们把日子定下来，我发誓！”

西尔维幸福地笑了。“我爱你。”她又停下来吻他。

真不知道还能拖延多久。皮埃尔烦躁不安。他把西尔维送到书店门口，穿过圣母桥往北，向右岸走去。过了河就没有风了，他很快出了一身汗。

拖了这么久，的确说不过去。西尔维的父亲异常暴躁，她母亲虽然一向青睐皮埃尔，对他也爱搭不理的。至于西尔维，对他死心塌地，但也不甚满意。夫妻俩怀疑皮埃尔对女儿是虚情假意——诚然，他们猜对了。

另一方面，拜西尔维所赐，他硕果累累，那本黑皮簿子里记下了数百个巴黎新教徒的姓名，还有他们举行异教礼拜的地点。

就连今天，她还给了他一份惊喜：新教徒裁缝！他当时只是试探着开玩笑，结果傻乎乎的西尔维证明他猜得不错。这很可能是无价之宝。

夏尔枢机的本子越擦越高，但奇怪的是，他连一个新教徒也没逮捕。皮埃尔打算过一阵子开口问他什么时候收网。

他一会儿就要去见夏尔枢机，不过时候还早。

他拐上圣马丁街，找到了勒内·迪伯夫的铺子。表面看来，这儿不过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巴黎房舍，不过窗户开得更大，门上还挂着招牌。他迈进门。

屋子里井然有序、一尘不染。虽然塞得满满当当，却摆得整整齐齐。只见架子上规规矩矩地放着一卷卷丝料和毛料，纽扣按颜色分别盛在一只只碗里，每只抽屉上都用小小的标签列着里面存放的东西。

一个秃顶男人弯腰立在桌子前，正用一把硕大的纱剪小心地裁剪布料，剪刀看上去十分锋利。靠里的地方有个模样标致的女子坐在枝形铁吊灯下，借着十二支蜡烛的光亮飞针走线。皮埃尔思忖，不知她身上是不是贴着“妻子”的标签。

区区一对新教徒夫妇充不得数，皮埃尔打算守株待兔，看有什么人进来。

那男人放下剪刀，过来招呼皮埃尔。他自称迪伯夫。他审视皮埃尔开衩的紧身上衣，看样子是在掂量同行的手艺。皮埃尔担心自己的装扮太招摇，不像个新教徒。

皮埃尔报上姓名，然后说：“我想做一件新外衣，不要太俗丽，也许要深灰色的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，”裁缝语气里有一丝提防，“请问是有人介绍您来的？”

“印书商吉勒·帕洛。”

迪伯夫放下戒心。“我和他相熟。”

“他是我未来的岳父。”

“恭喜。”

皮埃尔蒙混过关。这是第一步。

别看迪伯夫身材矮小，但轻轻松松地就从架子上抽出一卷卷沉甸甸的布料，显然是熟能生巧。皮埃尔挑中了一块深灰色料子，灰得发黑。

叫他失望的是，其间一直没有顾客上门。他琢磨这个新教徒裁缝能派上什么用场。显然没办法整天守在店里。倒可以派人盯着这里，譬如叫吉斯家的护卫队队长加斯东·勒潘派个小心谨慎的属下。可那又没法知道出入的顾客姓名，也就等于白费工夫。皮埃尔绞尽脑汁：肯定能派上用场啊。

裁缝拿起一条上好的长皮尺，替皮埃尔量尺寸，不住地用彩针扎在皮尺上，记下他的肩宽、臂长、胸围、腰围。他称赞说：“奥芒德先生，您身材真标准，穿上这件衣服一定风度翩翩。”皮埃尔没理会店家的奉承，一心琢磨怎么能把迪伯夫的顾客姓名弄到手。

量好之后，迪伯夫从抽屉里拿住一本簿子说：“奥芒德先生，请您留个地址吧？”

皮埃尔瞪着簿子。不错，迪伯夫得知道客人住在哪儿，免得有人定做衣服后反悔了，不来取走。他记性再好，也不可能记得住每个客人、每份生意，要是没有白纸黑字的记录，少不得因为账目起争执。不错，这个整洁成癖的迪伯夫自然会有这么个簿子。

得想办法看一看。里面的姓名和地址该属于他自己那个本子，那个黑皮封面的本子，列着他打探出的所有新教徒。

迪伯夫追问：“先生，您的地址？”

“圣灵学院。”

迪伯夫瞧见墨水瓶空了，讪笑着说：“失陪一下，我再去拿

一瓶墨水。”说完就穿过门道进了里屋。

皮埃尔瞧见机会来了。最好先把那个妻子支开。他走到女子面前。只见她约莫十八岁年纪，而裁缝在三十开外。“有劳——能否讨一小杯酒喝？天气干得很。”

“当然，先生。”她放下针线，出了屋子。

皮埃尔打开簿子。果然如他所料，里面记着客人的姓名地址，另外还有衣服式样、布料、费用和已付数目。有些名字是他已经知道的。他心里一阵狂喜。估计这里面涵盖了巴黎半数的异教徒，对夏尔枢机可谓无价之宝。他简直想把簿子塞进口袋。他知道不该轻举妄动，于是迅速地默记起来。

他正全神贯注，冷不防听见背后传来迪伯夫的声音：“你做什么？”

只见他面色苍白，一脸惊恐。也怪不得他怕：把簿子留在桌子上是个致命的错误。皮埃尔合上簿子，笑着说：“闲来无事，一时好奇，请见谅。”

迪伯夫严肃地说：“这簿子是私人东西！”看得出，他吓得不轻。

皮埃尔打趣说：“你这些客人我认得不少呢。看到我这些朋友按时付账，我倒高兴！”迪伯夫没有笑，可他能有什么办法？

静默片刻，迪伯夫开了新墨水，用笔蘸了蘸，记下皮埃尔的姓名地址。

这时那女子端着酒杯回来了。她对皮埃尔说：“先生，您的酒。”

迪伯夫说：“有劳你，弗朗索瓦丝。”

皮埃尔瞧出她身段窈窕。不知道她怎么会看上比她年长不少

的迪伯夫。也许是为了找一个经济宽裕的丈夫，吃穿不愁。也许是两情相悦。

迪伯夫说：“劳烦您一周后再跑一趟，来试一试新衣服。价钱是二十五里弗赫。”

“好极了。”皮埃尔看今天再打探不出什么，喝完酒就走了。

他还是口渴，于是就近去了酒馆，要了一杯啤酒，还买了一张纸，又借了笔墨。他一边喝酒，一边工整地记录：“勒内·迪伯夫，裁缝，圣马丁街。弗朗索瓦丝·迪伯夫，其妻。”接着他又把还记得的所有姓名地址默写下来。等墨干了，他把纸塞在内侧口袋。稍后再誊到黑皮本子里。

他啜着啤酒想心事。不知道夏尔枢机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信息用上。他不耐烦起来。眼下枢机似乎满足于收集姓名地址，不过总有一天要把那些人一网打尽。那一天一定是腥风血雨。夏尔大获全胜，也有皮埃尔的功劳。想到数百个男男女女遭到逮捕、拷打甚至被活活烧死，他有些坐不住了。许多新教徒都是自以为是的伪君子，他很乐意看到他们遭殃——特别是路易丝侯爵夫人。可也有一些对他关怀备至，在那间狩猎小屋教堂热情欢迎他，邀请他去家里做客，面对他别有用心地提问，胸无城府地坦白以对。想到自己欺骗了他们，他不禁羞愧难安。从前，他最恶劣的行径也不过是靠一个风流寡妇吃软饭，那不过是一年半之前，可他觉得过了很久似的。

他喝完啤酒，出了酒馆。这里离圣安托万街不远，今天有场马上比武。巴黎又在狂欢。法国和西班牙签了协议，亨利二世以和平为由大肆庆祝，假装没有输掉这场仗。

圣安托万街是巴黎最宽阔的一条路，所以才用作比武场。街

道一侧矗立着宏伟却破败的图尔内勒宫，只见窗前挤满了观战的王公贵胄，华冠丽服仿佛一卷鲜亮的图画。街道另一侧，平头百姓争抢好位子，他们各个衣着粗陋，只见一片深深浅浅的棕色，仿佛冬日里的庄稼地。他们有的站着，有的带了凳子，还有的危险地扒着窗台、立在屋顶。比武是件盛事，加上比试的勇士非富即贵，可能受伤甚至战死，更叫人拭目以待。

皮埃尔进了宫，奥黛特托着一盘点心过来侍奉。这个丫头二十岁上下，身材丰满圆润，可惜相貌平平。她冲皮埃尔媚笑，露出歪歪扭扭的牙齿。这丫头是出了名的水性，可惜皮埃尔对女仆不感兴趣，不然托南克·莱·茹安维尔也多的是。皮埃尔倒是乐意见到她，因为这意味着能见到可爱的韦罗妮克。他于是问：“你家小姐呢？”

奥黛特一撇嘴：“小姐在楼上。”

大多数大臣都挤在楼上，因为窗户正对着比武场。只见韦罗妮克和一群贵族小姐围坐在桌子旁，喝着水果甜酒。她是吉斯兄弟的远亲，是最没地位的亲戚，但到底是贵族。她穿了一件淡绿色的裙子，像是丝绸和亚麻混纺的料子，质地轻柔，裹着她完美无瑕的身段，好像在飘荡。皮埃尔幻想这般贵族女子一丝不挂地躺在怀中，不由得头晕目眩。

这才是他的意中人，才不是什么新教徒印书商的闺女。

起初，韦罗妮克有点瞧不起他，但渐渐就热络起来。人人都知道他不过是乡下神父的儿子，但也清楚他是重臣夏尔枢机的心腹，所以都对他另眼相看。

皮埃尔对她鞠躬行礼，问她喜不喜欢看比武。

她答道：“不大喜欢。”